

风物

# 沧酒

赵金刚

去年5月，南川楼破土动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工地看一看。当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沥粉贴金的辉煌仿古建筑矗立在眼前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之前读了太多有关南川楼的故事、古诗，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古建筑心向往之。

河水滔滔，搅动着沿岸城镇的文化，满漕河水滋润着沧州城。运河赐予的沧酒，那可是明清时代的“茅台”。“沧州亦有麻姑酒，南川楼下临盘酒。河心泉水清冷味，小漕滴滴浮黄鹅。”纪晓岚这首诗对酿造沧酒用水的出处作了明确描述。显然，要酿优质的沧酒，必取南川楼下运河暗泉水。而清乾隆版《沧州志》亦有“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佳。”

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玉带般串起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而无论是咆哮的江水，还是奔腾的河水，唯南川楼下那一泓清泉才可酿成天下名酒，是古城的福分，也是古城兴盛的由头。

清浙西词派创始人、一代名士朱彝尊评价沧酒：“北酒，沧、易、潞酒皆为上品，而沧酒尤美。”而清诗人袁枚更是对沧酒大加推崇：“今海内动行绍兴，然沧酒之清，得酒之烈，川酒之鲜，岂在绍兴之下哉。”因为名人的口碑，又有传说中乾隆皇帝品酒后的溢美之词，当时沧酒大有一杯难求的身价。

不得不说，一部沧州史，被沧酒浸润得诗意满满。明末名士钱谦益那年初秋南下路过沧州，站在运河岸边，望着酒旗飘飘、酒香四溢的酒坊，心感慨之：“君初别我新折柳，归帆邀载长芦酒。今我南还又早秋，也沾沧酒下沧州。”而他又一次来沧却没能买上沧酒：“停桡买沧酒，但说孙家好。酒媪为我言，君来苦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库已如扫。”可见，沧酒已到了抢购的地步。文人雅士留下的几百首诗作，成为这座运河城市的文化基因。

沧酒好，在于品后的口碑相传，还在于名人的推介。祖籍沧州的纪晓岚可谓沧酒的力推者：“南川楼水所酿者，虽极醉，膈不恶，次日亦不病酒，还过四肢舒适，恬然高卧而已。”醉而不病酒，且次日舒适。古城的名气随酒香飘向运河两岸的高堂、乡间，因酒聚来的南北商客使这个城市愈加繁华。“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清诗人刘梦亲见了沧州的车马熙攘、客商云集的场景。

常常想，中国诸多文化脉系中，很少有游离于美酒的文化。医药中有酒、武术中有酒的侠肝义胆，漕运中有把酒惜别离情。没有酒，唐诗宋词会减半，四大名著要改写，而沧州的“缥不臧沧”与大碗喝酒、满腔豪气的镖师有直接关系。

自古燕赵悲歌，易水壮士，北方从不缺侠义豪气。作为武术发源地之一的沧州，源起或流传沧州的武术门类、拳械占全国的四成。大刀王五、大俠霍元甲、千斤神力王子平名扬天下。沧州人集“侠、义、忠”之大成，这份侠义加入醇香回甘的沧酒，便多了一份义薄云天、多了一份无所畏惧。二十里屯军民抗日、青沧战役激战、泊头城工部隐蔽战斗斗争等，都为沧州人的忠义性格做了很好的注解。

没有沧酒，许多历史故事会少了应有的韵味。官至正三品的江宁织造曹寅，那年正月初十，进京述职12天结束后，买了整整一车沧酒南归：“沧州酒滑碧琉璃，小榼分携步步随。笑对马车驰不得，缓归犹及送梅时。”并在诗中自注：“得沧酒，期至扬州餉同诸人。”这个官至高位、富甲一方的曹寅，欲用沧酒笼络同盟、巩固官位，可见沧酒之名气。曹的同仁亦或品酒后询其出处，以酒寻游，乘船北上来沧者应不在少数。而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提到“酒”字584个，喝酒场面有祝寿、生日、贺喜、待客等达83次之多。曹雪芹晚年也过着“满径蓬蒿老不毕，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可见曹雪芹肯定是嗜酒之人。那么，《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酒，除了说上名字的绍兴、惠泉、金谷等酒之外，有没有和他爷爷曹寅所述的沧酒有关联的酒呢？如有，从朝廷官员曹寅到文学大家曹雪芹，沧酒还填充着文学名著的“血脉”呢。

酒是诗化的液体，诗是酒水的升腾。翻阅十几首有关登临南川楼的古诗中，相当一部分与沧酒有关，都是被胜景所述，被沧酒沉醉。在浙江为官的明代陈履，应是饱览了江南秀山丽水，过沧州被好友邀登南川楼后，兴奋不已：“主人能爱客，载酒一登楼。地选沧州胜，人如赤壁游。疏林蝉噪近，曲槛月光浮。不为王程促，应拚十日留。”从明代冯惠“危楼新建枕芦洲，过客登临即胜游”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川楼在运河沿岸城镇中的名气。

喜欢站在南川古渡前隔河相望对岸的南川楼，心下想，假如明清时盐商旧客来到今日原始古林、蜿蜒曲折、河畅景美的大运河，肯定会借酒高歌，留下更多佳文名诗。

温故

# 怀念李子先生

吴相艳

李子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一年前，当这个消息传来，内心瞬间有如钝物重挫般沉痛。虽然生死无常，须是坦然面对，但依然觉得这个正直又好玩儿的老头，可以再多些于世张扬，与他宠溺的那些阿猫阿狗们多享受些春光日暖、琐碎尘凡。

李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沧州文坛上不可避免的人物，他与《无名文学》彼此成就，快意春秋。彼时，我尚愚劣顽童，不知文学何物。所以几年前与李子先生偶然相识，也算人生机缘，实属美好。“八十老翁少年心，运河浸润赤子情”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随着交往增多，愈发觉得他是个好玩儿有趣儿的老头，讲起文学来声如洪钟，眼中闪光，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以致每次去探望，从来对文字不感冒的爱人都以替我开车为名，抢着要一起去；在节日来临前一遍遍催着我“该去看看李子老师了”；甚至在李子老师腿骨折住院时，抛开我独自淘了独家秘方跑到医院去看望。我想，这不仅是的文学的魅力，更是人格的魅力使然。

80余载的光阴，凝结成缕缕情思，流淌成笔下饱含乡土气息的至情文字。作为大运河水滋养出的沧州作家，李子把运河两岸的世相百

态写成一个个故事，也把自己写成了一本耐读的书。与李子老师交往，读其书、闻其言，就是进行一场穿越时光的阅读。

李子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绝不受气，但绝不做任何亏心事。没有小辫子可抓，我天不怕地不怕。”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折不弯的做事风格。上世纪90年代初，名片刚刚兴起，单位给李子印了满满两盒。他看后说：“我要这玩意干啥？我若有真才实学，作品足以证明，要它何用？我若无才无学，要它何用？”三下五除二，把名片全部扔进垃圾桶。李子直，直得不圆润，直得太性情。某年，新年临近，单位从南运河拉来一车鱼作福利。这个鱼怎么分呢？李子走进分鱼场地，见鱼一堆堆早已分好，尺来长的大鱼被分成若干堆，鹤立鸡群雄踞一旁；巴掌大的小鱼被分成若干堆，一字排开。李子一看心里明白，故意走到一堆大鱼前说：“这堆是我的了。”分鱼人面露难色。于是他又走到另一堆前说：“这堆是我的”，又被告知不可。如此三番，李子看火候到了，大喝一声：“这鱼分得不公平，谁说当官的就要多分鱼、分大鱼，谁给的特权？”

“可是这鱼有大有小，怎么分呢？”

“怎么分？不好分，我给分！”李子说罢，找来一把菜刀，叮当一顿，把大鱼全都拦腰斩断，保证每一份里都有大鱼。大小搭配完毕，把刀一放，朗声说道：“大家拿吧，剩下最后一份是我的。”

这倒颇有些魏晋风、民国范儿。洒脱不羁，不囿于世故，李子之直，可见一斑。

因为正直敢言，故其文有胆。作品《啊，干枯的河》一经发表，引来争议无数。因其直接对当年轰轰烈烈的海河治理提出不同意见，家人都对这大胆的表达捏着一把汗。直到得到上级领导肯定，其子才放心地说：“爸爸，您这一篇文章，要在过去说不定就给咱家惹祸了。”

“作家要有良心，要敢说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实话，有什么可怕的？”

谈起往事，李子老师依然锐气不减，且能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当如是。交谈时，有时候阳光会跳跃在他额头的皱纹里，探寻着岁月的宝藏，一件件往事在新的时空重新开封，飘逸出酒的醇香。

因为善良与爱，让生命丰润而美好；因为慈悲与关怀，让李子老师从近乎不通世情的凌厉文人变成

一个谦和多情的邻家智叟。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口处摆着两三个狗食盆，内厅门口处有喂猫的小碗。以为老人家养了多少宠物，后来才知全是给小区流浪猫狗准备的。

“我见不得它们挨饿受冻的样子，隔几天就买几十块钱的鸭脖鸡骨头，在冰箱给它们备着。它们饿了就会来敲门。”一谈起他的大黑、小黄、老黑、土豆……李老就笑逐颜开，滔滔不绝：“老黑傻得疼人，土豆心眼最多，有段时间不来了，我以为丢丢了呢，可突然有一天它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原来它上邻村找对象去了，还在那安了家。这不，领着老婆孩子回来显摆了呢。”

我忍不住发笑，一只狗子的纯生理需求，怎么到了李子老师的眼里就这么生动多情了呢？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角度，暴露了其性格最真实的一面。

因为性本善良，故其文有情。《羊》《蓝旋颀儿》《猫的故事》《柳七和狗》《土豆》等，在这些以万物生灵为主人公的作品里，你能发现一个有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开满真善美的鲜花，种满悦纳万物的种子。

当刚直性情包裹着一颗柔软的心，其人可读，其文可赏。小说

《最后的阴阳鱼》于无声处展现人性之刚；《羊》因泛滥而出的生命之爱，入选《河北省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儿童文学卷》，当属实至名归。

所以，当读《心祭》流泪时，一切都那么自然。一个对阿猫阿狗有情有义的大丈夫，焉能不善待自己的结发老婆？当读《热土》而热血沸腾时，又释然而笑，一个有故事的人，怎么会不以饱蘸爱的笔墨在故乡的水土上讲故事？作家都是会讲故事的人，可这些仅仅是故事吗？运河弯弯，情丝飘扬，仅《运河弯弯》《运河风水》《运河情丝》三部集子，就洋溢着作者对大运河的偏爱与执念。这种执念，恰源自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故乡，对养他长大、润他才情的大运河的深深热爱！

少年新郎，艰难求学，文学逐梦……锦线穿珠，我随着文字的牵引，把这些故事缀连成篇，勾勒出一个个至情至性的世界。文胆勾心，使其文刚柔有度；春华秋实，让其人如一株硕大的银杏，静静地接受时间的翻阅。只是这棵金灿灿的大树，终究融入了他所挚爱的土地，融入了他笔下美丽多情的梨花屯。

大运河越来越美了，一辈子写运河故事的李子老师，当泉下有知，另启华章。



咏叹不惑的乡愁

（工笔画）李静作

传奇

# “水兽”张七

白世国

捷地南枕减河，西邻运河，曾是运河上著名的水旱码头。

独特的环境造就了诸多精通水性的汉子，他们胆量非凡，吃苦耐劳，人称“水兽”，张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张七家住石坝附近，三间低矮的土坯屋，篱笆院落，走在人群中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汉子。

张七的水性有多好？年轻时，有外地客商跟他打赌——倘若张七能在深水里待两天两夜，客商愿出20个大洋请大家喝酒。若是张七输了，给客商当半年长工。

张七在水里饿了吃虾，仰浮在水面，仰着头打盹。张七赢了。上岸后，他身子一纵，“啪”的一声打个旋风脚——张七学过几年燕青拳。张七不以拳脚闻名，骨子里却透着侠气。

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运河水暴涨，百姓昼夜上堤巡护。这日夜晚，减河在黄官屯决堤，水过之处房屋倒塌，哭喊声盈野。张七和同伴撑着木筏在风浪中救人，一夜救了十二筏子人。救人于危难，张七分文不取。

四乡有溺水者，倘若遍寻尸身而不得，就来捷地请“水兽”。张七下水前，先询问溺水者性别、年龄、下水地点，是意外溺亡还是寻短见，再根据水向、流速、地形等判断尸身位置。

有次在流佛寺险滩捞尸，水深三丈有余且暗流汹涌。几名同伴把船泊稳，将长杆牢牢插到水底。张七一头扎入水中，攀着杆子迅速到达河底，摸索一阵，再攀着杆子浮出水面。挪动杆子，继续下水，直到捞到尸身。捞尸是善行，但费时费力也冒风险，所以收些辛苦钱。有次受邀前往杨柳青打捞尸体，主家说不清落水地。运河茫茫，怎么打捞？张七有特制工具，一根长绳上坠了许多三爪钩子，他和助手在河水两边把长绳在水底伸来拽去，根据绳子抖动情形判断勾到的是水草、淤泥，还是尸体。没勾到尸体，向下游或上游移动半步，继续搜寻。河道曲折，水势再大也不会把尸体冲得太远。张七等人有足够的耐心，一番忙碌捞到缠绕在水

草中的尸首。

有年初冬，破冰捞尸，张七冻得浑身哆嗦，嘴唇乌青。张七烤干身子，穿了棉衣回家。途经龙王庙，有个外乡乞丐僵卧在那里两天了，气息奄奄。张七给买了吃食，请大夫救治。

张七善于捉龟。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在岸上凝神扫描水面，看气泡。冒气泡的地方不一定有乌龟，或许是沼气，也可能是鱼虾。但张七能分辨哪些气泡是乌龟所吐。看准再下水，从未失手。

张七划船捕鱼，他识水流懂鱼情，赶上鱼群，十几网就能鱼虾满仓。有人来买大鱼，要鲤鱼、鲢鱼，还是鲫鱼，要多重的，要几条，不必久等，张七下水就能给摸上来，分量只多不少。

运河、宣惠河、减河常决堤，堵口子得请捷地“水兽”。1948年夏，运河在南皮县开了48丈长的口子，千百名民工堵到最后仍有十来丈的河堤难以合龙。张七已经腰弯背驼，须发花白了，依旧彻夜不歇。他指挥人们撑起一艘大船，沉下数十个铁锚，泊在决口处。船上放上檩条架子，架子上堆秫秸把子，堆成大垛，垛上再压泥土，把船徐徐压沉在决口。船下依然有河水奔流。张七叫大家把备好的数百筐泥土齐刷刷倒下去，堵了漏眼。

附近村庄建桥也请张七等人。至今捷地有个百余斤的圆形石器，四周有八个孔，是人们插上木棒抬着砸桥桩用的。

张七的子女结婚时，不少陌生乡亲送来礼物，这些人都是他救助过的，都是土里刨食的百姓，礼物不算贵重，却是心意。张七可以忘记帮过谁，受他救助的人始终把他挂念在心上。

张七晚年过着散淡的日子。每日早起，打几趟拳，撒几张网鱼换些小钱。这天，运河风急浪涌，张七颤巍巍来到河岸，照常把网绳在右腕上缠绕一圈，前手领后手送把网撒出去。有疾风旋过，张七脚下一滑没稳住身子，一头扎进河里。附近渔民再发觉时，已经晚了。

去世这年，张七刚好87岁。“水兽”归水。

汉诗

## 落叶签

祝相宪

怀念第一枚落叶  
舍身跳崖，向整个森林  
发出通知

落叶，落叶，落叶  
纷飞  
殊途归一

那么多，已经落到地上  
有一些，飘在半空  
有一片，还在树上，多像旗帜

寒风中  
落叶，挤在一起  
称兄道弟

谁能说清  
一堆落叶的昨天  
谁高谁低

树，从来不吝惜落叶  
冬天过后  
再换一身新衣

落叶，原名绿叶  
他一生的事业  
被泰戈尔写在诗里

从满地落叶上走过  
你的脚步  
会踩疼谁的记忆

落叶重返枝头  
一个慢镜头，反复回放  
在飘雪的梦想里

捡一枚红叶  
写上一个温暖的词  
快递给你温故

## 晚秋，在古运河岸边

余畅

一  
榆树高高 在河边的土崖上  
我需要仰首  
才能看到那高高的树梢

将进入冬天了 远方的嘱咐犹如今天的阳光  
温软的小手抚摸着 我微凉的面颊  
又像柔柔的低声朗诵  
暖了诗人的心潮

喜鹊在我的头顶徘徊  
高高的榆树上 喜鹊窝向着天空开放  
你辛苦的花朵就是路程  
就是生命的歌声  
就是福音  
那么美好

二  
雪白的鸭子们在浅浅的近水里聚会

软软的潮湿的滩涂上  
苦苦菜顽强地墨绿着  
干枯的芭米秸成排伫立  
如同旗杆  
等待号角

大风降温的消息频频传来  
天凉了 多穿些衣服  
—— 梦中母亲的叮咛犹如今天的

阳光  
犹如耳畔温馨的歌谣  
三  
古运河岸边的土崖上 榆树高高  
喜鹊窝就开放在榆树的枝桠  
喜鹊叽叽喳喳地谈情说爱  
然后我分明看到她们  
漂亮地栖落在  
缤纷的树梢

京杭古运河长千里  
津沧渤海第一楼  
李德凯书